

致所有人

这是 Earthlings 团队写给那些宁取秩序与和睦、不取混乱与暴力的人的一封信。这个项目是为那些愿意商定、愿意建造，愿意和平而向前地生活的人做的。人与人并非仇敌，他们可以彼此扶持。

许多人所梦想的那个世界，应当给人以真正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声音。

我们相信，改变可以不经对抗而来。与其去斗坏的，我们选择去助好的，并且不再寻找罪人。所发生的一切，并没有哪一个人是罪人。把一个领袖换成另一个，实质上什么也不会改变。谎言在于：我们以为日子过得不好，是因为有坏人。其实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他所处的条件。而这些条件由社会的构造所决定，是它把行为的规则和决定强加给我们。

代人民说话的是国家

各国人民在联合国里是以客人的身份被接纳的：他们被倾听，被征询，但表决时没有他们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以“我联合国人民”开篇。然而在它存在的所有年头里，人民说出的话没有一句凭自身决定过任何事情。作决定的是国家，不是人民。而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分歧的时候，比人们习惯说出口的要多。

决定是在一间间办公室里作出的，后果却落在千百万人身上。我们支付的账单，开出时并未得到我们的同意。国家也没有能完成自己的任务——不是因为它们坏，而是因为没有建设性的公民社会，这份工作无法完整地做成。国家需要一个对等的一方，而今天并不存在。

现存的每一个人民都通过国籍、通过居住的领土与国家相连。没有哪一个人民拥有独立的声音。

谁来查验作决定的人

法律制度早已想出了防止错误和权力滥用的办法——制约与平衡。任务提得对，构造却运转得不好。制约可以被收买，平衡可以被恐吓，而这并不是发生在例外的情形里，是一直在发生。所有的制约与平衡都处在它们本该查验的那个国家体系之内。正是这个国家体系创设它们、任命它们、供养它们。

在国际这一层，连这个也没有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不知道任何一种解除秘书长职务的程序——它根本不存在。联合国的监督机构隶属于联合国自身。也无法同它打官司：在国际法院能够作为当事方的只有国家。

世界如何能确信，秘书长没有被某个国家收买或恐吓？无从确信。查验的办法并不存在。

真正的查验，只可能来自预算、任命和许可都够不到的地方。这样的地方今天还没有。我们正在建它。

一个新的人民

我们的倡议在于创立一个非领土的人民。为所有愿意参与建造新型社会的人。

这将是第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、也不主张领土的人民。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、自己表达自己意志的人民。在其中，人们共有价值，并承认共同的归属。一个可以凭自己清醒的选择加入的人民。一个可以在任何时候不作解释而退出的人民。在其中，无人能够积累凌驾他人的权力，它建立在合作之上，而不是竞争之上。与此同时，人仍然是自己国家的公民，保留自己的民族、宗教和文化，却得到了他从未有过的东西——一个新型的社会。

我们把这个人民称作 Earthlings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与自己生活其上的这颗行星相连。

于是产生一个问题：这样一个人民究竟为什么可以被创立？

因为人们可以聚合成一个人民，而不必向任何人请求许可。聚合成一个不系于领土、不系于国家、不系于出身、不系于语言或文化的人民。要更完整地理解这个问题，请读《法律依据》《公民的声音》《法律主体如何产生》和《反对意见与答复》这几份文件。

国际法承认为自决权承载者的，正是人民——自己决定自己发展、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权利。无论民族、族群还是人口，都没有被赋予这项权利。

一个人民可以由人们创立，无需国家登记。任何社会运动或社团，这样的登记都是强制的，而且可以被外部的决定关闭。人民却不能被关闭，只要它的人还在，它就存在。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，除了人们自己的承认。

为什么直到现在

一个人民只有在知道谁属于它、并且票能被诚实地清点的时候，才可能被创立。只要人们彼此相隔遥远、无法彼此查验，这两件事就都做不到。任何一份参加者名单都可以被填上编造的名字，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写进去许多次。表决的结果同样无法查验。

今天这已经解决了。一个人可以确认自己是活着的、是唯一的，而不必透露自己是谁。这一票只属于他：无法被收买，也无法被积累。任何一次表决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公开的——每个人都能自己确信，而不必听信任何人的话。人民的全部活动同样对查验开放。

所以这样一个人民，在一百年前不可能出现，在二十年前也不可能。

外部的制约

盯着权力的人很多：新闻界、人权维护者、选举观察员。他们做的是必要的事，而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。可以断掉他们的经费，撤销他们的资格，拒绝给他们登记，把他们逐出这个国家。一个能被关掉的查验者，不是可靠的制约。

Earthlings 人民关不掉。它没有在任何国家登记，不从任何预算领钱，没有可以被查封的办公室，也没有可以被吊销的许可。第一次，查验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：被查验者既无法影响查验者，也无法支配他。

追究责任我们不能，也不会：我们没有这样的授权。外部制约的力量在于，它把有人试图遮掩的东西显露出来。审计师就是这样工作的，选举观察员也是。我们能够把说过的与做过的相对照，并把其中的出入讲得让所有人都看得明白。

这不是同权力作斗争。审计师同银行作斗争，观察员同选举委员会作斗争。外部的查验是权力本身所需要的：当它自己的查验者坐在它自己的预算上时，这是它证明自己干净的唯一办法。

谁来查验我们

我们向联合国提出的那个问题，我们有义务向自己提出。

在 Earthlings 人民之中，一票无法被收买、被积累或被夺走。参加者名册不在某一个运营者的掌握之中。每一项决定都可以由任何人查验。而那保护人免受人民自身权力侵害的五项原则，无论以多数、以《Earthlings 宪章》，还是以解释，都不能废除。

这个问题我们回答得了。联合国回答不了。

从何开始

自由而有思想的人们能够共同建起第二个公民系统，它可以与已经存在的那一个和平共处。那时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选择：自己愿意在哪一种社会里生活。一个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站得住的人民，将有充分的根据成为国际法的完全主体。

本站上发布的文件说明：这为什么需要，如何构成，在法律上何以成立，以及它给每一个人、给我们之后的人带来什么。

请从《Earthlings 宣言》开始。

Earthlings 团队